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勳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七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碑六

少司馬無御史中丞掖川侯公紀功碑

何洛文

夫人臣折衝扞難樹絕世之勛蓋有所甚難焉方四邊
為蟲賊而疆圉之吏執橐鍵以禦之長短之形易見也
及其回首而內剖符通關中國不愛金縢之費以休士
民而羸誑之數亦易權也惟彼之情忽有不可知而我

之莫猝有不及用則勞臣畢力而策士殫精矣北方自先帝時固已交臂歎關歸命下吏比聖天子威靈燁赫遂益親附邊保塞惟謹而濟農故部落居漢所取河南地號為套內而西與番接又徑隴西塞馳之西海以與衛拉特為難至折北不支忿捐失圖欲歸重於俺乃叛禮佛之議給之西遊彼久偃兵勢不能無轉徙又心慕佛欣然冀遇之於是率二十四長悉舉引弓之民並塞而西假道酒泉張掖之間將吏惶愕莫知所出屬制府大

司馬董公病困而少司馬侯公鎮甘肅憤然任之曰人臣
職在封疆夫使先為其易而誰當難者乃畫方略奏狀
策其所從入部材官騎士分屯要害以建武節而陰為
之脩吏具繒絮米藥食物道上召主將以下畢勞賜而
驅之彼執蜂屯鳥舉前後絡繹公所布遣事有成筭竟
出境不聞有它天子嘉其績下書褒勞寵賚優渥將吏
咸受金爵矣套之西也其設變乃有數端至則請開市甘
肅入馬而受中國所與番茶公策之以為套與番不可

使合也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以其柄予敵是驅番而附之也乃使使謂彼北邁市費以十數萬甘肅餉萬金耳奈何市於是敵謀折矣先使一隊往嘗衛拉特沒不出而套內猶日夜譬說必甘心乃已公又策之以為套與衛拉特不可使構也衛拉特破則驕驕則我受兵衛拉特勝則憤憤則我受兵皆非得也又使使謂曰今倍數險越數千里而攻人控弦之士有一不備而歸得無如鯨失水語未卒彼色動謀又折矣志既不得逞無以自解于諸

部又借媾土魯番以哈密為地又懼哈密之小梗則使
使出嘉峪關以中國要之公又以為關門所以限羗氏
奈何示以扃鐻則露師哈密愒之謀又折矣套倚隣兵
為重不欲使東兵亦樂西海方築宮事佛無歸志公又
以為此非西邊利則委之鎖南堅叅鎖南堅叅者烏斯
藏法王子所謂佛也彼稽首而事之公計惟此能操其
進退乃詳向慕其言風以朝廷威德使自從其所便彼
乃決策東歸上書謝邊吏去而謀又折矣外兵去而

公又念以為套人修怨之志不可使畜也畜則西方無
寧曰乃召其長招進台吉以下賜以緋繒比餘雜物面
慰藉之遂大感率衆拜去不復以衛拉特為言而謀又
折矣是役也彼以四十萬衆頓之門巷之間事變翕
忽情勢晻昧呼吸轉移疾若迅雷而公測深探情批
卻導窾使內無隱謀外無匿形進退如運諸掌即又
不請內帑一金也以較之擐甲而鬪與出金帛為媾
者其勞有功未可以上下計難易之勢不又相去遼

絕哉往漢時空天下之藏置河西四郡以隔絕匈奴相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故至宣帝世呼韓入獻見比內侯王也然邛支以一旅西走擊城郭而臣之易於折挺况其甚盛者矣國家依漢以來故事以西域為屬國闢玉門而護之而烏思藏在巴蜀徼外北與羌接契丹右方或斗辟入其中彼挾數筭而西假詐中國之操柄以役使番西求瓦刺而并之屬其地於青海而南注之巴蜀徼是朔方隴右不相有也

有如萬一乘利敗約即代雲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張掖
酒泉間哉賴天子神聖持斷受成一二元公相與翼宣
廟謨而公以深識遠見從良將吏握籌而笑一舉而絕
西北之要霍耀邊境震盪殊俗其為萬世之計寧在戰與
媾之間乎雷將軍與諸大夫相與勒石紀公功介憲副
張君以請不佞幸得以經術入侍見天子憂勞邊而公
有以稱塞業已志而藏之金匱矣敬次第其事而系之
詞曰 惟天降佑皇纘弘猷聲教覃敷薄海有截彼何

狙獷上古不臻仰流歸命令為外臣天子聖明罔恬
於逸大簡卿臣分蕃授戟維丑之秋大兵西徂厥衆
如雲疾如風雨騎而控弦四十萬弩天子曰嘻時非
我利乃命司馬女其子又桓桓司馬才略天成謀如
淵默斷乃霆聲乃簡才官朱整載路虎螭其戈衷而
不露乃數邊庭以恩撫輯一草一木罔我莫折敵人
通辭其謀萬端公炳沈幾應如湧泉敵衆存居厥患
將遠公蹴之東如丸走阪彼隴之西寢烽卧鼓重關

不鑰公在門戶天子曰嘻曷酬爾庸乃三錫命秩以上公帛分於筭金出於府煌煌大賚光彼西土公拜稽首臣其何力維帝聖神羣公效職亦有帥臣文武吏士協忠宣力以克有此粵昔炎漢爰叙西戎蓋以制敵折其右肱今彼遺支絕羗而有匪斷其要害善厥後功有不顯而力無隄桓桓司馬忱國之基維邊吏士公歌公舞惟諸大夫來相告語昔在南仲往城於朔大難克襄頌聲乃作况我司馬武功

赫然既勒諸鼎不銘諸邊廼篆貞珉志之罔極匪
耀公功維以為式

潯州重修劉侍御先生祠碑銘

蘇濬

當萬厯初主上冲齡楚臣棟政以予奪死生之權
恫喝天下士時則名竊於負扈而迹章於見斗一
時遂耆之夫且謏之曰保曰衡安福侍御劉公獨
挾其深奸而虞其隱禍諤諤錚錚幾數千言卒之
無不合券者殆棟臣顓擅日久釁孽如山親終弗

顧菴議弗聞吉水爾瞻鄒公請借尚方以死爭之
二公皆吉安人也棟臣志二公甚蕪掠無完膚而後
先戍之邊徼一時同里諸君子與二公善者俱盡
遷謫以去當是時吉之直聲幾震天下余獨謂劉
公之疏治之將病者也望色而施鍼觀神而調息
其慮先而其治也易鄒公之疏治之已病者也陰陽
交攻附喙迭用其時亟而其治也難然向使劉公之
言獲信萬一貴曲突移薪之策尚安有焦頭爛額之禍

耶則劉公尤處其難矣當劉公初入潯博士家爭嚮之
公亦喜為譚說先民軌可接軫而呂無停音也居亡何
公暴卒二蒼頭繼卒僅餘一弱息旅橐蕭然郡大夫江
公萬仞捐貲為斂復從諸文學請立祠顯祀以寄思云
余入潯州謁公祠諸文學從余有潸然涕者不覺松陰
漠漠鳥語啾啾余亦為之愴然悲也嗟夫大丈夫死等
耳或觸雷霆探驪珠焉而死或霑白刃潤野草焉而死
或不勝悁忿抱石沉淵焉而死或履巖甘穿招蹙焉而

死或據梧誦經委化焉而死或園焉而死或顧兔蹲烏
西崦已沈老妻子牖下焉而死或寄寓四方餐風枕露
隨所之焉而死夫死生人所時有也余於公乎何悲余
所悲者公之志耳當權臣奪魄睿謨日恢乾綱挈於上
坤軸順於下曩時鄒爾瞻諸君子為權臣所齟齬者夕
臥鐵衣朝膺彤錫早羣樵豎暮徵蒲輪而諸君子亦各
抒其胸中以自表見或結鞞而陳補袞之箴或昌言而
搜憑城之慝揭表樹標昭昭然為的而從之而公獨與

權臣同月同日同歸於盡縱造物者固有深意而半生
壯志竟托遺編毋亦令忿懣悲歌之士有未能釋然者
耶余又聞之郡守江公云公冢子孟銑從公戍所磊塊
有正骨必大其聲今孟銑君萬里間闕拜公遺廟臺使
者交檄郡邑葺舊祠而新焉潯之多士靡不加額者嘻
公其不歿哉因為之銘銘曰 九萬里兮帝閣心搖搖
兮罔聞跨豐隆兮弭節聽寒螿兮斷魂望潯山兮盤白
石去洞天兮咫尺神之來兮繹繹沂潯川兮珠聯濯玉

魄兮嬋娟神之來兮翩翩彼蒼兮悠悠萬古兮一丘芝
為車兮容與龍為友兮夷猶不言兮桃李盱蠻兮春秋

平古田碑

林廷機

古田為桂林屬邑獞據其中百餘稔今是者率不敢入
獞有善村惡村善獞僅供賦役餘則羈縻而已國初迄
今種類出沒匪常未敢大逞由狼兵能制之嗣是更用
募兵獞無復憚嘉靖四十三年獞酋韋銀豹黃朝猛乘
間率衆突入藩司戕殺黎叅政劫庫而去人心白白變

聞久之未討今皇帝即位之三年廣士都御史張公紳
御史劉公思賢太僕少卿今軍門殷公從儉各疏陳勦
撫之策上嘉納特設撫臣廣右尋發帑金四萬兩為兵
費時石汀殷公膺簡命以往全省賴焉古田距桂林百
里許犄盤據山寨或白晝殺人過者為之褫魄頃有征
勦之命或曰賊憑高據險蟻聚蜂屯道梗不通長技有
勁弩毒矢足以自固非百萬之師遲以歲月未見卒拔
也公曰不然彼負不赦之罪神人共憤吾奉命征討惟

上下協心將士用命即一鼓而下矣何慮之有于是謀之總督李公遷巡按御史李公良臣總兵俞公大猷暨藩臬將領為進勦計因與衆誓曰今日之事務期滅賊上紓聖慮所不與戮力共濟者明神鑒之衆皆感奮遂分屬司道各據要害以防賊衝諸將統漢達土兵數萬為七哨約四年十二月朔進兵會俞總兵挺戈先入副總諸將繼之奮勇擒斬首克東山石玉龍口等數十巢次破三千藤浪淶里等巢又次克龍旋等村各斬首千

餘級賊勢急悉衆據潮水巢拒戰相持旬日我兵併力
夾攻所向披靡復夜乘絕頂設伏其下賊望見驚潰遂
大破之潮水馬浪苦利諸寨悉拔賊駢首就戮山寨蕩
平先是黃朝猛死於亂兵韋銀豹計脫未獲或言於公
公曰賊黨已盡此直釜中魚耳重懸賞格嚴兵督捕居
頃之生擒豹至獻俘闕下上嘉悅擢公兵部右侍郎錫
以金幣仍廕一子入監餘加秩賞賚有差是舉也下堅
巢者百餘破惡村者萬竈斬首七千六百六十六顆俘

獲男婦一千三十三名奪獲賊器三百四十一牛馬二百五十六招安善獐六百六十六村兵臨三月威震百蠻復百年之版圖殲累世之積寇奏凱言旋歡聲動地功誠偉矣賴天子明聖決意討賊公當其任忠誠激發智勇兼濟運籌調度悉中機宜是以殲厥小醜勢如破竹且費止七萬有奇兵止十六萬衆所省甚鉅而成功之速若神助其間安攘之烈前此所未有也昔周宣王之時荆蠻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詩人為之賦采芑謂方

叔壯猷蠻荆來威千載之下誦之猶有餘烈茲公平蠻
之績較之方叔未多讓也是宜勒之金石昭示萬世爰
系之銘曰 明明天子君臨萬邦穹廬卉服罔不來王
獯據南陬居然跋扈玩我王童恃險為固敢行暴亂戕
我藩臣歷年有七尚逭誅刑時維殷公帝心簡在曰茂
汝往其討厥罪載卜吉日載出我師率此貔虎翦滅為
期爰搗其墟爰焚其窟天戈所臨遂赤其族渠魁既獲
獻俘闕庭稽首上言曰伏寵靈羣然拜伏是惟獯老自

謂天誅妻孥不保公廉其狀曰撞汝來苗莠不辨吾亦
汝哀汝衆無罪吾其活汝汝父汝兄其歸告語汝有子
弟吾其教之立之鄉校爾命爾提汝有田疇吾為立長
爾畊爾耘可生可養自茲而往惟善是行毋作惡逆自
殞厥生撞人聞之曰公生我感泣羅拜願公壽考宣威
布德荒服以寧於昭我公永垂頌聲

平建越碑

吳國倫

萬曆十四年丙戌司馬中丞宛陵徐公奉制討平蜀吐

蕃業已奏三城之捷會建越二蠻起構亂藩臬諸大夫
請賈餘勇圖之公從容曰余豈一飯忘建越哉顧念蜀
多役民甫息肩又谿箐深阻機難踰度不敢不重發然
圖之此為時矣於是謀諸按部使議且畫一乃上言請
討其大略曰臣所部西土土人不靖非獨三城有吐蕃
也瀘河之南邛池之東亘千餘里諸獠蠻雜居由秦漢
以來不受號自我高帝傳檄下之始奉要東願世世稱
蕃臣因置六衛越雋諸處而設行闡建昌控制之已又

勅憲臣一人居中治兵蓋有深計焉頃二蠻不逞大為諸邊患在建則二咱負固奸王命在越則黑骨蠻以讐殺始禍流毒軍民且相望為左右角以抗官兵罪在不赦臣有荷戈之責不敢避遜事名而不以請願藉皇上威靈為蜀久遠計使臣得便宜從軍興一舉靖之臣不勝大幸疏下大司馬議可公旋請於天部願得文武才一人治兵蠻不足破也天部推擇嘉陵守周君光鎬應之公遂徵天全刺馬諸土兵益以牂牁捷為諸材官闔

士得一萬八千人而以都督將軍李君應祥帥之叅將
朱文達將左軍佐以裨將滕光國遊擊邊之垣將右軍
佐以裨將王之翰周君適解郡符趣至公大喜以一切
機事屬之而總餉則大參周君嘉謨稽功則少參李君
士達分道食士則閩帥宰調元別駕丘一竒並受司馬
公密畫以行周君乃先諸將馳邛邽坂問漢孔明出師
故道刑牲渡瀘時諸路兵未集而黑蠻方據相嶺建蠻
日擾禮德二所出沒鈔劫闔絕我聲援又蠻黨安四兒

煽亂城中戲刈戍者頭而爭洩之時時遮殺過使道上
旁若無人邛笮川原人盡怖急鮮生氣會周君單騎馳
入行間密設疑以嘗相嶺賊賊恐退保桐槽明日奉司
馬公令宣布朝廷威德天戈所指意在誅首亂以紓邊
眚而脅從回嚮俱待以不死因密伺難端得一大猾
為蠻內訶者捕論誅諸蠻聞風稍稍震懼已乃移檄龍
湖沈黎按兵扼問道勿動尋與李將軍禡牙越雋分部
文達攻河西當五咱之垣攻桐槽當大咱即以其冬十

二月甲子夜傳發馳三百里鼓噪渡河殊出賊不意丙寅之垣兵先破桐槽凡三戰大哨敗遁而五哨尚據險迎敵文達兵夾擊走之而圍之旄牛山是夜撓槍星實軍中譁曰天喪賊也夜半五哨果潰圍遁與其死黨安守合明日謀夜襲將軍營偵至則將軍密徙他所而以裨將楊師旦提新調刺馬兵當之比賊千騎載燧至見大營已拔所遇衝突皆擗殄裸軀知其為刺馬兵銳不可敵遂自驚擾相蹂踐死傷大半時丁亥三日也我兵

乘勝深入寇薙諸岩崗俘斬不下千人建境稍定獨二
咱逋未獲司馬公移鎮臨邛責問諸將吏師出五旬大
慙無一授首何以故諸將吏惴惴失色益矢心戮力而
前聲言益饗萬石為久攻計賊乃大恐五咱走摩步番
與守復合諸將議必先破守而後咱可得顧守黠詐深
壘不出三月庚寅將軍計以裨將田中科六百人餌之
而大軍悉西嚮圖五咱守果易中科兵寡弱謀出銳兵
夜襲其營將軍諜知之陰遣才官高逢勝部死士三百

人從間道疾趨伏中科營守至伏起大敗之斬守馬上而獻其刀甲甲飾銀繡雙龍刀刻五星文蓋酋之最豪者甲辰之翰兵破大孤山生得阿弓等七大酋戊申禽五哨於昌州四月甲子文傑兵擒安四兒等四大猾於西番因繫其家并得陰賊張煒趙應宣殪之而大咱窮蹙走普雄丙子之翰兵攻普雄急得大咱射殺之是日大達攻南箐之垣攻桐槽盡犁其巢柵破之俘斬無算黑骨幾無遺種於是邛部酋來獻其所匿邛而四堡七

枝諸酋長各率所部來乞降並釋去惟廣洪番罪在必
問屬之翰擊破之時六月既望振旅渡河蓋是役誅叛
蠻種落四生縛大酋長十馘而獻者七獲諸小酋五十
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收降者三千七百有奇奪邛部
印一奪鑣鋌弓刀甲盾旄牛笮馬焚輜壘木樵礮房不
可勝數且約大小三十餘戰皆完師而出入山隧下潦
上霧無一卒犯瘴癘離蒸濕而稱病者豈盡人力焉天
實贊之矣露布所過道路歡呼稱千百年再造不則建

越非蜀有也於是司馬公郊勞諸文武將吏將吏曰公
天威也士用命也將吏何力之有焉司馬公曰帝神武
也將吏勤事也軍府何力之有焉夫軍府讓大功不居
而將吏以下皆讓其猶行古人之道乎乃諸將退而請
於周君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
戮於是乎有京觀考之春秋單襄子亦曰不式王命淫
泆毀常主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
敬勸有功也今二蠻罪浮於不敬而軍府實奉王命討

平之即紀勞彰大戮用示蠻方久遠曷嫌於自旌彼鏤
燕然石而標銅柱交趾者豈盡哆乎周君頷之諸將因
礮石介丘別駕馳數千里致幣山中屬予碑予嘗頌采
薇之詩六月出師及冬而還故始曰靡室靡家不遑啟
居卒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夫建
越之師冬往夏還適與南仲期不爽而將士之室家啓
居與若所經雨雪楊柳諸艱勞司馬公蓋深念之不欲
攘其力以為功甚盛德事乃獫狁于襄而南仲赫赫之

名與天壤不朽豈無徵而傳乎建越於是乎可碑矣銘
曰 於赫上帝祚我皇室八遐來庭鞮譯貢職咸戴嘉
祉罔敢不式蠢茲邛醜負嵎猖狂矯誣自擅彪闕鴟張
侵敗王略擾我疆場司馬征西請奮其旅鼎士虎臣響
從所舉宅德宣威深入蠻圉天鉞所加遠邇震怖顯僂
元憇潛刊內蠹四部一空諸酋悔悟苴蘭祚楚纍纍角
崩亡降受號交臂矢膺問弔之師若時雨興凱還蜀都
歡呼盈耳蚕叢可宮鳥道如底椎牛饗士捷奏天子龍

顏嘉悅盟府書勞介圭列壤五兵其韜勛震西土聲流
不毛文武為憲其孰贊之曰周與李勇略兼資儒林將
種並峙西陲岷峨造天巴江亘地按堵莫居亭不再燧
樹茲豐碣以永千禩

德郡重修東嶽廟碑記

程瑤

五嶽莫尊於泰山而其神亦莫靈於泰山觸石生雲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為然其神斡旋元氣發育
萬物功德溥於天下則通天下而祀之固人心之所同祭發

之所與也。瑤亦因是而觀世變焉。古者民有井田有溝
洫國都閭巷有學校又設疾醫瘍醫鑿掌治邦之疾病疖
瘍而總之以醫師當是時生養遂而風俗醇奚以祈禳
為也。降及後世凡先王教養之法相次盡廢而苛政日
興而民于是有饑寒水旱之虞疾病夭札之患窮困迫
切無所告而求諸神曰萬一其庇我乎此人之情也。蓋
王政衰而祈禳盛亦世變使然上之人方自負愧責而
何暇禁令宜其有舉而無廢愈遠而愈滋也。德郡城中

有古東嶽廟碑記無存創始莫考正殿為間者五中奉東嶽天齊仁聖帝左右各有親侍之臣一寢殿及左右殿各為間者三東西廡各為間者五塑繪諸神題有位號必能翊宣玄化默贊陰功不可得而測也表以大門繚以周垣守以黃冠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國朝嘉靖四十年郡守雁門何公洪重修迄於今將六十年復就傾圮郡之義士耆宿及黃冠宋靜深輩協謀修葺財取於捐施力出於顧役諏吉始事以次興舉不勸而輸之者衆

不督而為之者疾易朽為堅飾舊為新黜堊丹漆金碧
交輝視昔有加焉足以表崇重聳觀瞻信神聖之靈宅
祈禳之勝區也經始於萬曆七年四月而以次年十二
月落成焉其耆宿及靜深輩謀誌歲月示久遠乃偕予
同學友蓋君鉛來屬予為記予謂茲義舉也曷敢以昏
耄辭乃為稽之祭法本之人情質之世變肆為贊論以
彰徃事詔來者庶于茲祠有助焉嗟乎以東嶽之靈寵
當與天無極區區鄙人之言曾何足為有無而敢以自

侈乎甚矣其不知量也雖然子恐後之人有如梁公之
毀祠廟者得吾說而讀之庶其免乎又恐歲久而後有
如耆宿之好義者得吾說而讀之庶其復新乎若是則
斯言不能無助因次第之使勒諸石而系之銘曰維
天生物維神奉天峻極發育元化昭宣雲出崇朝澤佈
八埏俾槁者蘇俾夭者延災疢以消疾疴以痊德施斯
溥報施宜豐有廟奕奕屹立城中爰加修葺人願攸同
巍如煥如顯顯闕宮匪人之力伊人之功維此成功士

庶胥懌駭奔匪懈神其監格降福無疆生民有庇褒功
頌德乃勒貞石援理縱辭昭示無極

濮州新建帝堯陵祠碑

王道

帝堯陵見於山東郡邑者凡三而史牒事證的然可據
者惟濮之竹林寺為最著蓋史記註既以為堯葬濟陰
成陽矣呂不韋又云堯葬穀林皇甫謐謂穀林即成陽
也漢地志濟陰郡成陽縣有堯塚雷澤在其西北杜佑
通典濮陽雷澤即漢成陽而郭緣生述征記云堯塚在

雷澤東南其說皆與史記合則堯陵當在濮境無疑且堯父帝嚳墓在濮陽頓丘其母慶都墓在成陽靈臺見於皇覽及酈道元水經註及歐陽公所錄漢靈臺碑甚詳而酈朱故城今名朱家阜者又丹朱之所藏也族葬之禮上古無有而情則然也堯從父母子朱從堯蓋理執之可揆者元人墓碣必有所據然則竹林寺本穀林遺址其為堯陵也蓋無疑矣彼其在曹與東平者雖誌載其名官秩其祀求諸左驗如前所云茂之聞也豈當

時穀林之事既襄而傍近居民取其遺衣弓劍藏之以
繫其考妣之恩也邪然而世遠不敢質言矣皇明嘉靖
甲辰巡按監察御史莆陽鄭公某觀風至濮諏詢故實
慨想遺蹤若曰脩葺帝王陵寢邇來明詔屢頒凡我臣
工所當祇奉無敢失墜是故弗嫌與東平並祀也廼行
曹濮兵備副使王君某分守叅議楊君某分巡僉事黃
君某轉行所司訂正訛稱封崇夷壠拓其區宇護以周
垣仍取佛堂之弘壯可因者撤而新之以為享獻之所

田有定額祭有常期凡諸執物罔不簿正遂使聖帝體魄之藏晦於數千百載而顯於一旦可為盛矣既又慮其久而或湮也復托三君子具其顛末需言於道以文諸麗牲之石道惟昔之論堯舜者曰我忘天下易使天下忘我難竊以為此非知聖人之盡者也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無他無為而無不為而已矣無為者道心之微聖人之所以藏諸用也無不為者人心之危聖人之所以顯諸仁也顯斯危藏斯微精而一之斯謂之允執

厥中中也者無他無為而無不為而已矣方堯之在位也居衢室隱精神宛心約志以從事於無為篤恭而王天下不施智力而萬國平蓋嘗立於靈靡而雲生牖坐於華殿而松生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誠昔之人所謂範圍易簡權輿清淨者也夫何為哉然而未嘗不為也欽若歷象而日月星辰順其軌所以事天也克明峻德而族姓萬邦致其和所以事人也洪水咨乂而六府三事歌其叙所以事地也而且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竹帛

有銘杆杵有戒逵建進善之旌廷置敢諫之鼓咨芻蕘
以成勲收困窮以廣德而又伐宗膾攻叢枝劇有唐于
丹浦屠長蛇于洞庭射十日於青丘殺窳窳於桑林誅
鑿齒於疇華戮九嬰於函水凡所以立三極之道除天
下之害通庶類之情垂萬世之利者固已無所不用其
極矣迨夫勤倦耄期會阨九六通變宜民舉舜而禪之
位焉宜若屣脫黃屋擔弛蒼生可也方且暨舜修壇于
河沈璧于洛陞首山道河渚遇五老受圖書歸而賞侯

伯封高彘進禹臯誅四凶蓋亦無非存心天下加志窮
民之事其最後也迺復有成陽之游而始就穀林之木
焉嗚呼聖人憂勤惕厲之心真所謂沒而後已者矣夫
自其無為也匪惟聖人能忘天下天下亦且忘聖人矣
擊壤老人所謂作息飲食帝力何有者是也夫自其有
為也謂聖人之於天下與天下之於聖人何嘗一日而
相忘哉善乎孔子之言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言乎其無為者

也又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言乎其有為者也執中之妙盡于此矣昔商之祀成湯也頌其日躋之敬周之祀文王也頌其不顯之純是皆發聖人之蘊奧以仰祈顧歆云耳今也聖寢聿新靈爽如在小子不敏敢附詩人之義敬述所聞薦之祠下如此且再拜稽首而為之頌曰 粵若稽古惟帝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神以藏心無思無為用顯諸仁成功巍巍格于兩間立乎三極誰其尸之不宰之力曰危曰微同出異

名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惟道源帝握其紀仰承羲昊
俯開姚姒乾元用九天德出寧知存知亡大器為公位
則不有道未嘗息二十八載廣運如昔神祖聖伏白雲
帝鄉四海同悲其何可忘頃丘在左靈臺在右鬱鬱穀
林是正丘首闕千百禩顯於我明細札是承中臺之英
身史經之藩臬營之奕奕新廟濮人成之香幣有當遵
豆有踐載報載祈皇鑒不遠敷高五典相棄三農富我
教我誘我民衷始於一邦終於四海大哉皇仁惟億萬

載

明文海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七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碑七

重修泰山碧霞元君靈應宮碑

邢侗

蓋聞之孔子云質有餘者不受飾也碧霞宮胡以修也
又聞之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碧霞宮胡
以弗修也夫大室不營春秋致貶華山加繕光和見述
張寵以二千祠堯史晨用王穀表聖東溟標媿乎桓相

淮源歸助於郭守沿經舉廢自昔然已岱宗爰長諸嶽
冠以帝稱廟貌崇闕雄峙州治而碧霞元君靈應官則
巍然托趾抗擢岱椒其列在集仙蒐神道錄等編未究
元君之始寧襲耳食之謬唯是四岳避峻九山推烈碧
霞于斯宮焉要之人天允叶精饗合答則下臣彷彿可
得而言無懷之所稅鞅黃帝有虞之所駐蹕三代以降
迄乎秦漢臚禪紛如廣心競設乎壇陔中懇厚集乎瑄
玉浸尋無已輝鑠若何昭代列皇重厪遣告倖福陋贊

策之罔竭，醕刻牒之緒，以故明祗惠以豐楙，下土道於穀，噍蓋有馬，談歎其冊典，寃舒載其頰頰者矣。厥有冠帶之儕，布衣之醜，估販之魁，帷閭之侶，靡不指奉高以首路，望雲封而膝地。瑤則珠松，徽尾鉅鑄，師比帛則春草雞，翹黎單，髦毳幣，則楊邁朱提，鮫文白，撰供則菴緹，醕醢，豚拍，宮脂，噐則雕篲，黃目，盞盞，椀，歲樂則雲和，別村，丁寧，埒竿，儀則金支，翠葆，徽章，星施，焚燎，絳天于，喁震，墜蟬，匱畫，穀木，寓龍，馱殷，麟萬狀，不可勝窮，百千

億兆跼藉雜選或遙檻乎榜木之采或下瞰乎治邸之
宇或依稀乎白馬之影或隱見乎明堂之墟羣情翕赴
亦已極矣岳靈志穆能無應乎竊見降瑞錫祉調風布
霖膚寸澤乎遐表彌天飽其至德所謂道穀嗛而被豐
楸則又惟一人之所暨及也元元之衆則有疾癘覬覦
愚蒙思牖年壽勾延子嗣祈夥水火希遠離睽求聚休
嘉啓夢各副所懷亦有梁父云亭斂焉聽命共驅族炊
施康之屬益廣金銀鏈銅之用凡此有位可無報旃覩

傑構之少逾乃鳩僇而不懈藻井連茹會造脊茅之地
飛雲麗日若開寶雞之天席葺苴稽典還獄時于來者
可念行築者云勞遡惟畫議之先實出尊明之斷方諸
前括今古同符則此碧霞宮者胡可以不修也胡可以
不紀也是役也合岱廟計費四千九百五十金有奇撫
中丞晉江黃公主議伺以螢燭嗣光碑當有辭辭曰
泰山巖巖萬物伊始帝冊帝孫倘元君是呼吸上通僅
尺有咫膚寸八荒人事甚邇四岳苞祗四流遵軌唯岱

是宗靡敢抗壘先民有言神恠譎說我儀圖之佑善殄
不萬方玉帛走不停止孰云奉高有道如矢巍然仙居
棟厦宜庀疇茲新宮我撫則以靈篇載韜神司其匪發
匪燭宵皇乃受祉

新建平番堡城記

于慎行

平番堡城者右司馬宣城徐公建也地當松潘之南故
號黃沙壩雪山諸羌葆為窟穴萬厯十有四年公大發
兵平羌取其地城焉詔賜今名旌公伐也兵備副使謝

君詔實視厥成以告內史請記記曰諸番蓋土番種也在巴蜀徼上夾河而屯列塞四十有八憑陵絕險狎為不諛守者取恩意羈縻歲遺金繒食物費無慮數十萬緡幸旦夕無事養成狙獷莫之翦滅從來久遠矣萬曆乙酉羌大豪國師刺麻剽猾多數與邊右方長賓兔結稍稍引穹廬自近諸小種豪灣仲占柯輩附之相與鑄石而盟出沒黃沙陘中伺便劫略所戕殺軍尉二人及殘吏卒行旅以千百計而再驍北道不通矣會公以御

史中丞出鎮巴蜀有詔議撫勦方略以便宜從事公至則申布章程預飭士馬傳告羗戎宣示威德奠其解沮使者三反羗怙不悛猶以衆數千嘗掠我掠得我兵至剗剗腎腸纏牛角而犇之公聞大奮則進諸大夫將吏議羗惡貫盈不一大創兵不得決無言撫也御史南昌陳君瑫議亦如公公乃與大將軍應祥計發虎符調諸屬國仇健分隸四校檄右布政使朱君孟震主餉副使王君鳳竹監軍謝君佐之因稽功焉文武百執事咸簡

以充明年丙戌正月諸屬國兵至合戍兵四萬人集於
轅門乃秉鉞誓曰夫羗戎小醜弄兵盜邊法不得赦幕
府奉上威靈敢留天誅願諸大夫將吏矢志報國毋縱
寇毋馘降即有逗撓巽懦齋斧在是有功不敢蔽則議
曰黃沙壩羗要地也先據者勝遣故將軍成以馬叙兵
七千奪而營之遣遊擊將軍于德以播州兵七千營鑼
鍋嶺倚其前遣遊擊將軍之垣以酉陽兵五千營橋壩
腦角其後遣故叅將文達以平茶天全兵四千五百營

茨溝當其要脊大將軍居中制焉公乃親御戎路移駐永康商軍所向謂兩河難並取河東接諸關塞勢亟且險先定而河西可潰也二月庚寅昧爽李將軍陳師鎮平分道並進會國師刺麻以灣仲占柯來寇歸化于德伏兵鐵爐溝北之獲三酋首以歸殲其六寨而文達成之垣各縱兵勦阿孝龍溪鹿卜諸寨連十餘戰羗棄牛馬輜重走填崖谷不踰月河東悉平唯大小粟穀尚伏險觀望未即下而河西羗半已奪氣褫魄頓顙受言其

半恃河為阻猶恣睢首鼠未決四月辛卯李將軍為浮
橋六所夜半濟師諸將畢渡河西諸寨以次難絕罔有
遺育又以其間回戈東指略定大小粟穀諸殘羌走附
絕壁俯瞰湍流礮石雨擊兵不得上師三面而環之土
酋楊應龍先登竊其巢穴羌乃潰奔我師疏捕山間畢
收為鹵所躋藉蹂躪水中死者復不可計而兩河皆平
矣始西域有法王通望氣術語所善羌結賽歲在雞犬
中國大勝蠻方大敗若等毋反至是諸殘羌震駭始相

責教因結賽以請願得葆塞奉貢職為編氓指故所立盟石踣而摔諸河各獻驍逆一人阬而斃之以誓謂之埋奴而之垣大父輪當嘉靖初以指揮將兵為羗所鹵漆其頭為噐至是得之以葬邊人嗟嘆異焉六月乙亥下令班師諸降羗頂香伏道左鈺鼓旌旂欲歆垌野萬衆歡呼聲如雷霆御史數俘校獲核上功狀取寨三十有八擒羗豪酋三十人斬首鹵一千七十有奇焚碉房千六百有奇鹵馬牛羊噐械無算所省歲時犒羗費以

若干露布以聞上曰羌人逆天貪亂虐我西鄙都御史
元泰躬率戎士克有厥績其進元泰兵部右侍郎任一
子太學生賜之金綺應祥以下爵賞有差公頓首受命
不自居功則詢於衆曰以天子神靈諸大夫將吏之功
羌幸平矣不惟所以控其形便使無生心善後謂何於
是堡遂城焉城周三百六十丈高二丈五尺為樓者為
櫓者四為敵臺者八奏設守備一人奉璽書行事戍兵
三千五百人自是虺螭蛇引之墟廓為夷塗屹成巨防

而松茂間無榛燧矣主上聖文神武暨宅殊俗薄海窮
裔遡風仰流罔敢不龔巴蜀僻在坤垠一二羌髡馮負
其阻時為蠆蚋天戈所指罔不糜潰異時建武之役關
地四百南荒綏靖及茲十有四稔復城是堡而蜀之西
北又增重險以威邊輯圉使蠶叢魚鳧之隩咸晰於文
明化為保障豈不鏗鉤燁赫稱社稷功哉蓋建武附麗
內土壤接六詔時有繹騷憂在郡邑繫在國家安危未
要鉅也而雪山枕輻絕檄西直漳臘連邊右方日者右

方之長悉舉引弓之民西獵海上築宮事佛王庭故在
也古所稱匈奴右臂今直獫攬萬里汰三十六國之腋
而注之冉駝卽笮間形勢何如羌獨足憂耶中丞公一
舉定四十八羌使獻書請吏列在版圖又築斯城以據
其吭喉斷其胸腹第令一尉保之以春秋耀兵講武用
戒不虞其餘邊部之戎其敢有它心以憂疆吏因以懾
彼右方無緣得與羌合闖我西境此名平番實壯邊威
也與建武之役挈勞程功未相軼越至論折衝厭難勝

于無窮此實倍之猗與中丞公奮其忠暮英略以奠安
疆圉而諸大夫將吏咸能翼宣丕猷用集大勲亦何烈
也往漢遣徐自為出五原塞外築城障列亭以蹶匈奴
謂之光祿塞而張仁愿為三受降城於河北以控回鶻
終唐之世賴之皆斗入寇境制其要害以今方之何多
讓焉豈惟西關沫若北銘劍門稱蜀都之險哉爰撫蘭
臺石室之藏得公平羌始末備著於篇使後之籌邊者
知城所繇建如此以無忘備禦匪直勒公功云爾

勅賜竒嵐州蘆芽山永慈寺碑銘

瞿汝稷

我佛之生也于伽維衛而成道則于摩竭提相距震旦
五萬八千里而晉陽之竒嵐有蘆芽山凡所名其境若
寺者多因五竺其熙連河最稱神靈蓋祥光彩霽時時
不絕金蓮紛披寶座恒現雖闡提種性目擊非常恒緣
感發距河西北一牛鳴許為永慈寺實我慈聖宣文明
肅皇太后所建也初沙門妙峯登公負笈過此眷其地
幽勝宜作旃檀林遂稍為薙闢居士李本義倡諸淨衆

奔湊疆理會皇太后久聞公禪行遂賜勅茲寺復賜公
紫伽架公受命住持既又累勅中使楊輝尤用張本等
費金檀如來像及經藏至寺供養眷遇之榮冠諸叢林
公髻齡驅烏弱歲徧叅嘗晝夜經行不寢者七閱寒暑
悟華嚴帝網法界因于清涼山刺舌血書華嚴經以酬
佛慈書三年而成戒珠旁照波旬乞法心月孤懸果位
印宗真人天津梁也既已安居七衆稽首而問白能仁
氏之降跡炳列聖典昭昭乎其無容混矣則茲山諸所

託於能仁氏者皆由人之擬議與人之擬議而神靈以著又何歟神靈之著於往者無論姑言其近而人所共證者今上己卯秋七月如來現相於雲端寺之空中紫摩金色真身儼坐于須彌座光明煒煜映曜山谷僧本空同緇素六十餘人相望瞻禮移時乃隱是可以人之擬議而得歟稽之山川邈不相及考之見聞卓絕乃爾七衆皆迷願為解蔽公據座良久衆復請乃顧第二座命答之于是第二座合掌公前而告衆曰三千大千世

界無芥子許地非我能仁捨身命處爾常聞之經矣于
是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劫前已久成佛而常于此娑婆
世界說法教化亦于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那僧祇國
導利衆生隨所應度處處現種種方便或示已事或示
他事能令衆生發歡喜心爾亦常聞之經矣由是觀之
何方何隅非能仁氏之寶所顧衆生垢重未能悉覩而
如來願深特示茲境以折攝耳吾向聞和尚語我以華
嚴無盡法界知我此身一毛一節莫不廣含華藏世界

不可窮歷旋視一切有情無情莫不皆然我雖亦居此
域哉無邊刹海出沒自在即有微纏莫為我縻我此堂
宇繡栢雲楣曾桴重撩左城右階外檐中雷一一有十
方如來及菩薩衆圍繞唱化藉而有能聞者即歸爾之
市劇返爾之帷幕皆聖境也而何疑於能仁氏弘攝之
勝壤乎七衆聞已踴躍稱善念世之遊是者多榮感于
秦世之異壤而同化因述所聞俾余銘之以示久遠而
顏其寺曰永慈言以之而永我人王法王之慈于無窮

也銘曰 遠涉維衛垂六萬里誰為正覺降靈於此妙
嚴四土解脫三身彌布法界疇境非真謂此為假鷲峯
詎寶金腋珠眉悉同幻質能契此同境無不融竺奚必
西秦奚必東塵有剎海海入微漚萬億須彌列一毛頭
矧是勝壤十力所現三灾蕩覆此壤不變猗與登公露
門芝英道契帝網行朗日城廼眷茲壤鬱有靈氣是難
是荒駐錫言憇民之聞之攘攘悅來奔湊疆理鱗萃雲
迴唐哉太后遐受聖記示跡紫禁撫期利世旁采道韻

因民之願聿構精藍錦敷霞煥堂維雁堂林即鸚林龍
窟窈窕鹿苑森沉樹王非遠能仁豈滅不越流沙安居
摩竭公振一音公揚五行曇花復荇柰輪還轉昭列智
炬遐燭冥蹈惠我蒸民昌我王道九類攸仰百劫彌崇
我銘貞石垂休無窮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湯顯祖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東莞諸生
陳君啟心書來為其先賢晉孝子黃公舒特祠欲有以

記也然孝子生處其地乃割在新安界中孝子晉人也
家貧自力養侍雖盛夏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
外不以為難親死皆身為墳而廬深野中無人猛獸左
右嗥安之也有司表旌其居曰參里至於今且千年
矣學宮闕焉不祀諸生李元表祁衍曾陳啟心三
人言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
初也曲江諸賢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
勸動焉然有以新安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為

莞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十有餘年一妄人來視
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主在東莞學宮者遂置屏處是
時祁生病且死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日又廢發憤
抱其主以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莞新安故
非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
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外地七丈餘足以容主視學者
許之三年而後克成而是時東莞伯何真之祠亦成真
於元喪亂時有粵地十七歸高祖賢于尉陀遠矣讀其

書不使人感愴而嗟咨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竒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為也至今人人讀不能半其傳即涕嘆結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願如東莞伯者也豈非雄力智數之事於人心必有所疑然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於其根本至德也與銘曰 粵於西晉荒落蒙靡不可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性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縣緜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里為主特廟厥義

良偉有門有堂有寢孔構闕門在左石梁在右江水在前
睥睨在後稍有形勝儼雅窅峭汝莞之人誰無父母
有孝以敬誰為來者亦有人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
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類維何樓觀蒼蒼冠帶
愴泱蠻方有風我愛為銘以感人心

兩朝忠烈碑 黃道周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
以生其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

可以不死故寔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挹形質而脫其精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跋跋然以焚溺為戒卒之天下以焚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啓之時太阿下墜天子

制於權璫諸君子思還主柄持之太躁若以勺水沃鄧
林之焰既而權奸煽熾諸君子坐死其為孽也為火為
旱為焚突及棟及崇禎之時王鈇上握羣工屏息仰命
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為大君既而盜
賊韋弁相與淪胥諸君子亦皆坐死其於孽也為水為
潦為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
君子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
其形質分天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

與日月薄射也凡日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羸紕晦望徃徃相食漢熹平之際治鈎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錮天下名賢二百餘人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苾孔融楊修五六人耳然皆為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姦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桌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我明初興尊賢禮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

賢迨于靖難慷慨致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芟夷無
筭至於土木而哀矣故水火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托
或滿或滅前後羸縮可屈指舉也獨是啟禎之際諸賢
奮發手掬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煽焰不鉢之於
前黨禁株連不鉗之於後計自天啓蒙難隕身者十有
六人曰高攀龍楊璉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
大中萬燦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黃尊
素顧大章劉鐸及崇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

人曰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
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
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
及綏鼓死職櫻城謝闕者別為幽閨不在二班蓋自漢
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于我朝者也嗚呼學術
不明道誼為事功所亂鍾荀之鉞李杜榮翰之砭機雲
康樂寄詠於房連黃冠容詞於顧問不曰事猶可為則
曰思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贖是

猶臨泛濫而繫匏睹燎原而祀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
溝瀆矣夫當管夷吾之時天下無王主惟所適魯莒分
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子與糾不得不以霸與桓既以
霸與桓不得不以仁與管仲使天下一君生民共主而
夷猶於刁牙之間轉側於魯莒之下則仲尼必以為不
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
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
殺則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

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推南關適當甲申時，遂捐
貲買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
營，構上下為十六棟層樓，九楹湖水滌之以祀，兩朝殉
難諸先生子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略
上下，慨然歎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蘧氏之言，夫豈
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關所汰出小稅，置為祠租，使歲時
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為迎送神之曲，詞曰：雷鼓闌兮
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糝媮兮

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麟九翼凌滄澗兮拍
白日蹙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
雞道兮蒲菖羅百珍兮瓊漿騷素虬兮駢文鴛絕靈車
兮繫靈馬執靈祛兮淚盈把珮琚兮灑灑晝不足兮宜
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靈叅差兮無後先
澹眉鬢兮馭青天靈何為兮中悵悵

漳州新建王忠文先生祠碑

黃道周

半芝山之麓東瞰朝暎有王忠文祠焉龍溪令蓼莪徐

公之所建也徐公以精敏敷治既底績將行矣諸生者宿謀所以貌徐公者徐公逡巡謝諸生曰不敏自塗飾之未能敢尸逆旅之舍一日僕入漳諸公坐間談祠事且道徐公遜敦懇也魏給諫中嚴時以抗疏里居謂諸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判吾漳既期年未有作輿徐公嗷嗷置意中今祀忠文為堂皇歲時集諸生容頌雅歌於吾漳源瀾甚迥且為徐公暢風教窮海三百年無復缺事也諸公韙其言且謂是徐公意者衆翕然若

振鼉鼓又一日僕見王總憲東里張聘君汰沃舉給諫語矍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人東里曰是足張吾漳于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之數上視朱考亭下視劉愛禮舉屨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亭治吾漳不期年道化網紀綏于心繫愛禮與忠丈同時不能鎮足坐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都人士旁皇追趨若冀朝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呱至含歛各視所學其學遠聲息亦遠其學近聲息亦近考亭與愛禮皆學程氏所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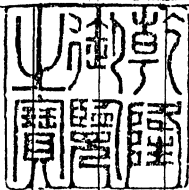
同原本一也忠文少學於黃公晉卿晉卿學于金公吉甫胡公汲仲胡汲仲曰千古聖賢藉文而顯人托于道如不相及而道托於文如相語也晉卿以是湛於文章其為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宋潛溪每見晉卿飯頃序置數百言繇根達葉常自茫然嘆未聞道忠文從之游泛濫數十年驅馳燕吳困于車塵幸及風雲鼓其羽翰至使聖祖手其編詠與景濂軒輊上下翱翔嗚呼如忠文者未為不遇矣自忠文逝吾漳二百餘年

而吾漳之文藻風概竦肅天下即不謂忠文興作其為
忠文開采奚疑乎忠文論詩所推許高季迪胡仲申風
雅掩映高出六代亦皆其鄉人也士君子生幸與清明
先正同其里閭又有良師帥匡其不逮辟咍離席正容
消意函丈之間或河或海即舍曰講道其去道則亦不
遠矣胡仲申曰余見王子充詩唯讀之不暇子充之學
亦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于立言者猶其措于
事業也今誰復知忠文為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

學翻濶有志之士皆舍津筏湛深獨著以修詞立誠為本而其相懋勉如此予以鱗翼日月乘昌運稱先鳴者則亦固宜耳余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清壯大率與吾漳風土樹藝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負竒雋者不復如前吾漳固僂於前而開杼于後豈地道使然抑師友董率有懋不懋故夫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襄立誠之事修惡池泮林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莪督學來漳中所胥學租尚三百餘金諸生因請以置祠中

其前楹以祀忠文其後楹以載督學及令公之德自朱
考亭劉愛禮兩祠上下巋然登降數百步而遠近師友
源濶之觀燦然侑矣余不肖蠻溷文藝晚遂自放於斯
道無所聞知然幸托吾漳漸考亭愛禮之遺訓思一光
大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親睹徐公之治聆中
嚴之論以為紫芝天寶後與金婺爭華也不揣迂謬復
述所感憶者於此何督學諱萬化華亭人壬戌進士徐
令公諱耀揚州人戊辰進士綱紀其事者有鄒生遷蘇

生崇棟吳生鶴丹陳生士愚張生鳴駿魏生呈習戴生
垂寶皆二公門人其公費載於碑陰



明文海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七十四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七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議一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
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
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
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

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胥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向

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
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東
帛以依神士結茅為叢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
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
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
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
稷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羶薌益求神于陰

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

公魯有孔子則自莫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寔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

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學無師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制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即尸阼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理之所自出猶河瀆

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
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
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
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
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
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
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傳說箕子
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

天子之學若孔子寔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孔子廟庭從祀議

王禕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二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于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

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于顯門之學而于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于其間號稱

醇儒其學博通諸經于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至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為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

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
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于正義者謂
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
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
羊而黜周王魯王弼注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
祀列胡獨至于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
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定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
盛于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

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不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為道學之倡盖其為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于仁義雖勦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

揮經學為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識緯之說一歸于正
尤有功于聖道其為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
翼六經而載之于萬世至于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
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文以載道
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
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
于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
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

願兄弟承之道統于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定之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于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為已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于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于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于北方尊用朱氏

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于南方能有見于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彙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于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于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于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

而明之固在于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于顏孟為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為甚聖人之道在于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為重然子必當為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為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于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

光于程顥程頤為先進張載于二程為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為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為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于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于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寔急似輕而寔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

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于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于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為名教所繫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孔子廟堂續議

祝允明

孔子廟堂歷代禮文大率不相遼濶至于本朝崇隆尤至其中或應調酌以趣大中宋學士濂王忠文公禕咸有說焉今日儀章出入宋王議未及者間有毫末蒙朴

竊自疑焉因私妄條著云曩者憲宗皇帝推重道之心
加祀享禮樂同于天子此其越度古昔哲王遠矣愚竊
以為凡為祀享所以報功功有隆卑而其身之品級不
可易報者底于其身之極尊焉止矣孔子之功侔配天
地然其位惟臣而已夫臣功雖並天地未聞人君事以
天地禮也孔子之報極諸臣道可矣非欲殺之無其地
焉且孔子之功正人倫也君臣之分可遷則人倫不正
孔子又奚功哉今使孔子偃然受天子禮樂孔子安乎

愚竊慮其不安假令安焉則必不歎季孫之僭佞三子之歌雍也先朝褒贈窮于王爵王本非臣爵後世以冠五等則王固臣之莫加者耳孔子雖聖臣爵或受越此則非人類所敢聞矣異時儒臣累請增加帝號天子明聖竟格其議此則天地之至公也今第格其爵而還用其禮樂是令孔子明以臣子冒行君上事也百官居服等第稍僭猶無逃于國家憲令矧孔子曾不如今百官之知禮乎故愚謂三數年來之祭孔子計應朝服旁立

而無敢當矣夫父子人倫始也今顏子曾子子思並坐
堂上無絲點也伯魚悉列廡下此不幾于倒置耶昔者
之論嘗謂孔廟之祀出于朝廷乃王者事禮因道統而
起通為天下後世施報不暇計私倫焉矯之者謂道統
不過明倫王事不可偏廢故又有別室祀叔梁紇以顏
曾子思三父配者此其說雖佳然究之為未明順愚竊
以為直應引三子以歸厥考之下何不可也又孟子之
傳固得其真要其私淑徒也曷若權其體勢儕之冉閔

數子間乎又禮樂之用不可偏廢今禮之節文甚已精密樂之聲容恐未至當愚竊謂宜特令學子顯刻習樂間暇無缺考校之項兼用升降務俾禮備樂和無可間然如患未獲師承難猝舉作或令諸生隣寄太常習其聲容必求合乎古雅通熟者歸授其黨而首通者科目收焉則亦不患其不工也又近時郡縣或有上援朝廷祀典用黃冠為樂舞生此又不然學者學夫禮樂也素昔所誦孔子之文何文學道何道顧報祀之頃委之人

乎借曰未易習則曷為不習乃忍北面而立以觀異類之舉措耶黃冠者今之所謂異端雖未知孔子視為何如要為黨昌言排之者矣寧有暇時則極力以排有用則暫假而不麾者今使孔子以明道黜邪受報而更令異道稱邪之人為報具哉此又末節愈不通者也嗟夫聖人之道中正而已有生蒙被教澤孰罔報忱顧翻有病焉則未免更為罪乎故愚恐久而有建白者輒申諸鄙陋詞旨迫局將幸以來薦紳先

生之教焉

毀文廟塑像議馬一龍

文廟塑像自漢以降有之衮冕圭玉擬王者而其貌則不肖也天子師事孔子上追千載之志議除先朝竇封而祀之以先師之禮焉羽用六邊豆各十遵祖制不敢踰亦不敢抑詔國都及天下郡縣悉毀像作木主孔子之徒以國家遺聖晦道莫之削也人而說之嗷嗷然有司奉詔進羣彥而咨之或曰先師也不可毀也過諸室

而蔽之稱旨或曰神所依馮也久矣不恐毀也葬之于
寢陰合法或曰禮樂自天子出違禮不敬慢命不職且
名尤焉其速毀之遵制龍聞而錯之曰禮祧主無寢與
墓則葬之道路之間是主也非像也謂之真孔子歟蔽
之壁落之內是囚之也故囚則毀聖毀聖者無師且神
不可間也謀不可遂也間則不享遂則不周速之者弃
聖而虞者也弃聖無禮之三者豈朝廷尊祀先師之意
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德侔天地道冠古今

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加亦不隆削何可得乎天子聰明
齊聖以為楚子僭王春秋奪之季孫八佾論語譏之已
則無位而受享焉非聖人志也是故去王號省備物殺
禮樂以成其志而師事之隆加于昔也毀像謂其弗肖
也弗肖何像焉故毀之其毀之也必先作主木卜而刊
之釋菜以求謬合也盖不先立主以行釋菜遽而毀之
則神有所不據事有所不安故曰弃聖而無禮矣雖然
像毀矣王去矣禮殺矣天子而弗躬于太學焉子孫之

祿不加焉其言之不顯其道之不行其學之不講若之何其不削耶故在太學視天子在郡國州縣若曲阜視列爵其禮以是為差而孔子如太極隨物物而物之其大小豐嗇厚薄所賦不同而全體之具于是物者仁者見之而為仁智者見之而為智無物不然隨在皆足也否則槩以六羽十豆遽是尚躋孔子以公侯之爵而死享之孔子不義僭王能受虛公哉若曰裔公也公祀之則惟在曲阜太學則有天子焉郡國州縣則有列大夫

焉尊不可降卑不可亢是紊之也

啟聖祠先後祭議 馬一龍

禮以義起事以理定今有司于歲時祀大成文宣朝廷
推聖人之心舉古昔未有之典又于文廟別立祠祀啟
聖公正先賢先儒後于其子者位為是祠配從王廟制
出自上裁而薦饗未分先後祭必同日主祭必同官若
謂文宣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帝王之師後學之宗致齋
肅戒首事灌降禮畢迺推其所尊而後以祭文宣者祭

啟聖竊恐聖人盛德至孝使其虛據几筵于待食之父
而已則燕然受大烹之養神必不安况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傳有明文但崇德報功祭法所尚盡舉其禮于啟
聖祠而齋戒誠敬之意不得致精一于文廟難免誠意
既散寢以懈怠之弊至如遣官分祭在啟聖祠或稍先
焉又兩廟呼唱趨拜樂節奏止紛然譁矣雖執事者之
心疑貳觀聽無復精一之思縱地遠隔越不能相逮而
分獻官亦難以長佐為差某欲推文宣之心合古傳之

語然須于文廟整肅班次主分并諸執事就位伐鼓鳴鐘樂懸而不作主祭者由位出次禮生導入啟聖祠行如分獻儀儼而退迺即先在文廟位庭燎倍明禮樂備舉祭如常此庶幾以義起以理定者也神人之心或其兩得之乎惟執事裁之緣命換祠石刻內及是禮故有是議

廟祀議

毛紀

時有建議廟祀之禮者下禮官覆議曰祧廟者按古者

天子七廟親盡則祧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周文武有功當宗故別立廟謂之世室合為九廟漢廟七室共堂唐宋為九室我太祖高皇帝肇修典禮立德懿熙仁四祖廟後更定九廟同殿異室即今之制弘治初集議祧禮尊德祖為始祖懿祖而下以次祧遷後憲廟孝廟升祔奉祧懿熙二祖武廟升祔奉祧仁祖俱藏主於太廟寢殿之後曰祧廟折禮秉禮文允合古意若如周制立七廟與二世室左昭

右穆昭之祧者藏于武之夾室穆之祧者藏于文之夾室但其規制位列世尚異宜如廟主東向穆主北向今可行乎度數儀文繁縟莫究如西酌犧象東酌壘尊今可用乎是皆所以序昭穆之倫順陰陽之義乃禮之精者此而不講是徒文而遺其本矣大抵禮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泥古者可以鑒矣曰禘禘者天子宗廟之祭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周禮所謂肆獻裸是也三年一禘合食于太祖之廟周禮

所謂饋食是也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凡六享然禘祫之祭歷代廢舉不時合禘祫之外每歲時享于四孟及季冬行國朝一歲五享同于太廟儀文且載諸司職掌而無禘祫之制蓋我德祖廟諱猶未之著以上寔無可推之親亦以後世封建廢譜牒亡而禘之祭遂廢而不舉耳惟于歲暮之祭奉祧主于太廟同享是即大祫之禮也蓋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為數而煩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為疏忽今一時一祭

誠合乎天道不疏不數得禮之中矣曰特享者周禮四時之祭春則特祭各于其廟所謂植約是也夏秋冬則合享同于太廟所謂禘禘嘗禘烝是也合享于太廟所以尊其始祖特祭于其廟所以各伸其尊我太祖初建四廟蓋嘗行之其後改建廟制故四時之祭皆合享于太廟而特祭不行議者多謂太祖宜于孟春之享特祭于其室以當南向之祀然必各為一廟然後可以行之但九廟行禮儀節甚繁先儒謂一日而歷七廟則日

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
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况于九廟
乎盖天子以奉宗廟為孝若不得自致其如在之誠則
于承祧踐阼之意寧無歎乎然竊思之廟制固難輕議
而特享之禮議所當講惟我德祖實為始祖所自出之
帝可比周之后稷宜藏其主于別廟居中一室而懿熙
仁三祖列于左右遇夫祿太廟奉以南面至我太祖受
命創業寔為有功之祖所謂始祖也可比文武百世不

祧他日太廟四時之祭太祖宜正南向之祀庶足以伸
崇德報功之典而愜天下萬世之公論矣曰出主者禮
合享于太廟有出主之儀國初廟享亦嘗行之其後止
出各廟衮冕亦古人設其裳衣衣冠出遊之意也若欲
出主必須如禮主祭者捧之或遣親臣代捧猶之可也
至于諸后神主則將何人代捧乎然古禮直祭于室祝
祭于祊所以求神之所在况今郊社配天奉先殿及陵
寢皆設神位是豈虛設哉盖神無乎不在有其誠則有

其神而必曰木主非迂則泥也曰祔食者古者廟享皆以功臣配食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所謂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亦從祖而毀固禮之所有然今太廟配享東設親王四壇西設功臣四壇中山諸臣無容議矣其壽春以下諸王佾皆祔食揆之于禮亦宜從祖罷享但配享與祔食不同安知壽春諸王非有功當祀者乎恐未可以殤與無後論也况天子之宗廟豈有殤與無後者祔食之禮乎仰惟我太祖聖

德御極制作大備其于宗廟祭享之禮參稽前代之載
籍博采儒臣之論議斟酌損益斷自聖心足以垂諸萬
世而不可易者經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有其廢之
莫之敢舉者寔禮家之律令也可以破千古聚訟者之
惑矣

明文海卷七十四